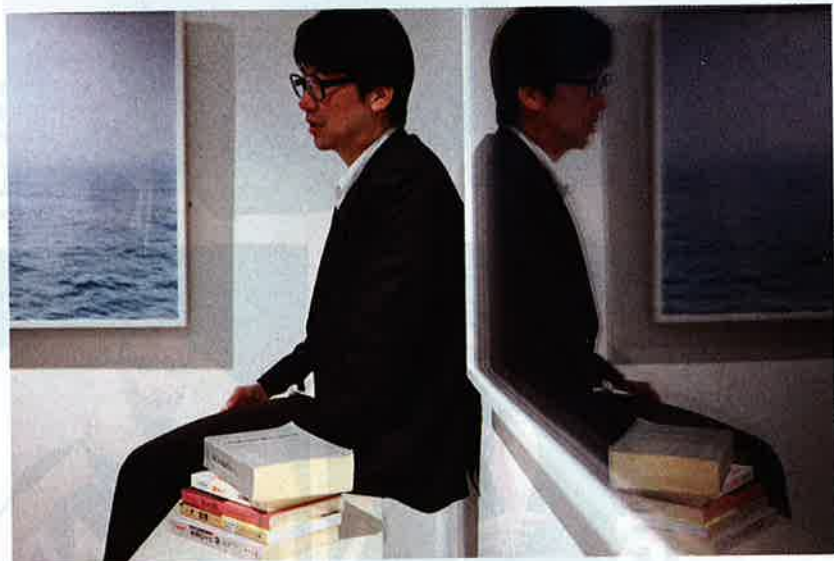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Reading

四十而惑讀蘇軾



譚偉平

畢業於倫敦大學斯萊迪藝術學院研究院，95年離開生活了12年的英國回到香港，繼續以攝影、裝置及環境藝術創作，曾參與「越後妻有大地藝術三年展」、「2001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」等，2001年創辦「藝術地圖」，現任香港藝術學院藝術學士課程主任及講師。

藝術家譚偉平曾經踏着旅人腳步，三年內於斯里蘭卡、日本、台灣等地看平民赤腳踏在熱土上，以攝影機捕捉影子與泥土的段段戀愛。如今，他不再飄泊，在藝術學院有份不錯的教職，亦是兩名孩子的爸爸，在最新個展中他寫道：「對『他方』的感覺在幾年前出現，那是一種對生活看不透、摸不着的感覺，並不可怕，只是失卻了輕重的分辨，變得空白。」面對這種可望而不可即，且意義莫名的「他方」，閱讀成了他飄泊的蹊徑。

閱讀路上走着走着，回首一看原來是條循環線。他早年愛讀小說，讀陳映真寫人生的不平等待遇，令他開始關心弱勢社

群，後來他從文學轉到歷史了解現實，讀查建英的《八十年代訪談錄》及《杜尚訪談錄》等，翻開人零碎真實的回憶，近距離認識人與他們背後的時代，如今他讀蘇軾的詩，又回到文學的感性領域。於閱讀行道上來回踱步、飄泊，為的，就是擺脫身上的孤獨味道。

「一個人思考是孤單的，某陣子當腦海出現一些問題，如夢與霧之間的問題，我便會往書裏尋找不同的想法。當知道有人曾經也這樣思考過，便像遇上了知音，展開了對話。」最近，跟他聊得最多的是蘇軾。蘇軾一生經歷挫敗，縱胸懷大志卻屢遭打壓。「我近年看不少有關失落、

失敗的故事。蘇軾被貶到海南島已垂垂老矣，但他始終留下了文字。我一直在想人老到最後的階段是積極，還是只有無力感？我現在只能靠文字想像這個『他方』，因我仍在生命中段，還有力去追求一些事情，像蘇軾那種年紀，即使一無所有，但剩下了作品，展示他思考的整個旅程，也有意思。」人說四十而不惑，但人生中場也偶爾籠罩雲霧，當能見度只有五百米，甚至令人記不清年輕的自己時，我們除了像鍋裏熱鐵焦躁不安，是否可以像譚偉平這樣讀蘇軾，想像「明日落花飛絮」，騰出心頭的空間讓雲消霧散？